



# 卷四十九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  
 十九卷 成化九  
 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  
 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加坡東亞學院東方文化研究所  
No. 534 四六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南洋  
圖書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起己亥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凡十九年  
盡丁巳唐文宗開成二年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

為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

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

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

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

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

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

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

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

庚巳



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陸下客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而由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矣。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蠢射惑衆。力排之。嘗作原道等。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墜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

齋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校馬縛口。過行人執留之。天明軍至城下。城中譁動。地子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勸兵擒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歡。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手獻。父子二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

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裴度  
遂蔡鄂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固待宴獻之請內即  
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破也弗許范氏曰  
意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  
任小人以墮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  
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胡  
氏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  
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鄂用  
兵度實任之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  
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  
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以劉悟為  
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 義成節度使

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  
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

其所為悟得鄂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  
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

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  
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辟李公度李存  
存謀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  
以雪三齊之憤乎乃詐為悟帖遣使斬之比還則悟已  
去矣師道將敗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鄂人親識宴  
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鄂人久為寇敵  
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  
嚴察是以禁易禁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  
陵戰焚倉場流矢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督察甚嚴終不  
能絕及弘正聞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  
等及賞潼關蒲肆吏卒案乃知尋者皆吏卒受賂答其  
姦也弘正送士元等十六人夏四月詔諸道支郡  
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



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尋使刺史各  
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  
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滕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  
孟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  
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  
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  
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  
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  
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  
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  
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  
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  
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程昇卒。○裴度罷爲河東  
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鏐之黨。擠之。詔度  
以平章事鎮河東。時專以撻克取媚。人無敢

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鏐自訴於上。上曰。  
卿欲報怨邪。鏐乃不敢言。○史館脩撰李翱上疏曰。定  
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  
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  
通。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  
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  
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  
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感近習容咳之辭。任骨鯁正  
直之士。與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其不然。臣恐大功  
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  
自逸。則太平。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弘始  
未可期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  
上符之。喜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贍三萬。金銀器千。  
而汴之庫廩。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  
萬斛。○羣臣請上尊號。○沂州役卒王弁殺觀

察使王遂

遂本錢穀吏性猜急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管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

王弁與其徒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用兵以

來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以令孤楚

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鎔同年進八月以韓弘為司

徒兼中書令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

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魏博節

度使田弘正入朝甚厚之庫部員外郎李渤病

免勅使陳許還言臣過滑南諸縣人多流亡舊三千戶

乞降詔書禁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

之勅遂謝以王弁為開州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與

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滅其導

從加以柵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

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引棗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

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

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

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

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司馬公曰

乘震竊發苟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何必以天子詔

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  
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  
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矜矜。得間則更相魚肉。禍亂何時  
而弭哉。惜夫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  
信。故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三表請留。不  
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  
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冬

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

李象古。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

夜還襲州。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  
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徵倖立功。爭請  
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  
與論是非。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卒多瘡死。

安南乘之遂殺都護二管吐蕃圍鹽州。吐蕃十五萬  
亦彫弊。惟殘所部晏然。

將史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  
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  
沒矣。無何奉敬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

奮擊大賊裴濟為江陵令。柳泌至台州。驅史民采藥  
破之。

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  
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濟上言曰。

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  
福。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

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是  
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衆者皆不

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  
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

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

藏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臣先嘗之。乞今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濟。崔羣罷。

### 為湖南觀察使

初，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鑄深恨之。范氏曰：崔羣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鑄欲增孝德字。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鑄言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鑄給邊軍不時，又多陳駭之物，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之。上不信。京師凶懼，羣具以聞。鑄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

為然罷羣。於是**以狄兼暮為左拾遺**。中書舍人武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暮才行。擢左拾遺。兼暮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術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 十五年春正月，帝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雍謀立澧王惲為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宦官王守澄等共

立穆宗殺承瓘及暉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賊皇甫鏞黨戮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則何疑哉

為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

朝西官

羣臣於月華門外宣制貶鏞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俛俛亦鏞同年進士上欲誅鏞俛及宦官救之

得柳泌伏誅是李道古為循州司馬○以薛放

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上未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

入侍禁中參預機密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後郭

女也為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羣臣累表請立為后憲宗以妃宗門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官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

宗門彊盛之虞後官不得進之患而終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位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弒殺之禍其所由來豈

無漸乎帝與羣臣皆釋服○二月赦天下上御

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遊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問羣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趙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李絳白居易

崔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

准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

准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

准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

准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能極論大學本末使帝

服膺孝奉而勿失者也。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資，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過，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過古知今，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旦踐祚，失道至此。皆憲宗之過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其言曰：人主就學，非止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學士**

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祠部郎中知制誥**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薛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官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薦之。上以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

**為吏部侍郎**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

**有太后居興慶宮**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

**曹濮節度為天平軍**  
○令狐楚罷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備真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八月浚魚藻池**  
○以崔植

**同平章事**  
○九月大宴  
上南過公除，即事遊岐，聲色賜與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珣，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獨

**六月葬景陵**  
○以崔羣

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衛意氣自若。

上召羣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

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

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備真收其錢十五萬為羨，餘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

心喪。合讌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羣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是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正代之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王承宗卒。莫下執不發喪。立承宗之

久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

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誼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吐幸矣。十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吐蕃寇涇州。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各急求救。軍救之。邪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恨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聞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洵洵不止。節度使李元顏觀為開陳大帝。幸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還。

蕃寇涇州

涇州奏吐蕃入寇。距州三十里。各急求救。軍救之。邪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恨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聞者。彼何人邪。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洵洵不止。節度使李元顏觀為開陳大帝。幸義。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還。

華清宮

上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官詣延英門三

日上自獲道出城幸華清宮

容管遣兵討蠻

賊黃少卿破之

時黃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

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歸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  
德既不能緩懷威又不能臨制使致怨恨遂  
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裴  
行立陽旻意在邀功獻計在討豈容兩管經此殲繁殺  
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未得寧息兼此  
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若因致元大慶赦  
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  
信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無侵叛上不能用

德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

定兩稅

蕭俛罷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

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播詣京

師悅屢爭之言播纖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悅遂辭

位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以王播為

鹽鐵使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

宜寬橫斂之目而更增之回鶻保義可汗死盧龍節

度使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之總既殺其父

數見父兄為崇常於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懼充

其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  
佐皆加超擢百姓給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  
印節授留後張玘夜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



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平薊瑯為一道請除張弘靖  
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盧士攻為觀察使弘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  
靖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  
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刺者來  
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  
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  
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為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  
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致領之餘  
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需  
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尋勒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  
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雍容驕  
貴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  
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章雍輩又皆年少輕薄  
奢酒豪華裁刻軍士擢賜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  
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石弓不若織一丁字由是軍中

人怨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

士為開江令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書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

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  
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  
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  
鄭覃弟朗。裴度子讓。宗閔婿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  
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  
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以為然。上乃命覆試。點朗等  
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二人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  
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  
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  
四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  
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  
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

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照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應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是。則亦善。故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鏡。怨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必皆為吾用矣。五月。遣使冊回鶻宗德。

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

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作吐蕃以迎公主。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

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常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

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故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

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賊張弘靖為吉州

刺史。○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

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初。田弘正徒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

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俊剛編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

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

屬於道。將士頗不平。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景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

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倭於崔植為弄從兄。故人莫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

涕。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朝廷震駭。倭於崔植為弄從兄。故人莫敢言其罪。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

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懇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會愆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布因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瀋州舊產得錢十餘萬緡。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瀋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詔諸道討王庭湊。以

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澹。○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

鼎為吐蕃會盟使。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

盟。以下。朱克融掠易州。○詔兩稅比戶輸布絲纊。自

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實遷有無。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添入四夷。如此。則錢馬得不重。物馬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為相。專以承矣。從之。

國家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

與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

是以魏弘簡為牙箭庫使元稹為工部侍郎

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

是有寵積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

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

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

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關

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關患大小者臣與諸

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陸

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命臣失

所而於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

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

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羅弘簡樞密解

積翰杯而恩遇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在

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

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甚

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圖其大而後憂

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

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

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宿州刺史李直臣伏

誅直臣坐職當死官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牛僧

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

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

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十二月

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

李光顏代之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

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官

官薦之詔以代重胤至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

復以李光顏代之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自憲宗征伐

四方國用已

虛。及上即位。賞賜無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先時弓高守備甚嚴。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至。守將遠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逾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師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進。開弓高糧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賊。四面壓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窟。亦許受降納款。如此。

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以行。又諸節度既諸道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遠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

### 愈宣慰其軍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以行。又諸節度既諸道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遠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

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以行。又諸節度既諸道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遠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

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而庭湊不解深州之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善。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禍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國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以傳良弼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上騎突圍出深州。以傳良弼

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虜自生變。故仍詔先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今全師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言。莫肯為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成。德兵膠。自古安危。皆繫於此。惟陛下念之。疏奏不省。成德兵掠官軍糧運。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懸。軍深入者。皆魏博將中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陳餒無所得。魏博將中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度使。遂寄以

心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憲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遠赦罪。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魏兵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插刀而言曰。上以謝若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憲聞之。遂喻衆以河朔舊事。衆擁憲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正。然內實與幽鎮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去之。幽宰相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

為沂州刺史李寰為忻州刺史

樂壽兵馬使傳及彌博野鎮遣使李

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崔植二人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

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

守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偃

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上乃命度入朝。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

是必可任。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承

遂用之。恃恩陵轍。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汝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誣其軍士殺汝。圍承偕欲殺之。幕僚賈直

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借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借。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借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平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借。然太后以為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流承借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借。

###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

**有功者奏與除官**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加獎擢。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高質胥吏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以為節度使。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幽鎮。崔羣忌之。奏請以為他官。未報。會有詔罷兵。智

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且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逐羣。遣兵送至壩橋。遂掠鹽鐵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以新罷。詔留裴度輔政。言事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詔留裴度輔政。言事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亦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

### ○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據口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宣訴者。所在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貨徐還。用此取贖。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極多。又



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淡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以醜務實非所宜實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卒陷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勣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陸六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王庭

圓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

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神策告之詔僕射韓臯

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官

使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秋七月宣武押牙李

宋作亂討平之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

寶瓊典宿直兵瓊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臣則等作亂斬瓊愿奔鄭州衆推宋為留後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

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宋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

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毫穎州各奏請命帥上大

達吉請徵宋入朝而以韓弘弟充鎮宣武充素寬厚得衆心脫宋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慶其

北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宋不奉詔忠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以兵討宋屢敗其兵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

郭橋初容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容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容疽發，臥家，質擒殺之。以克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即令罷給。而後迎克，充既視事，人心相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軍冬十一月，太后幸華清宮，帝敗于驪山。○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 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

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薨，孫幼主，歲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以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以為李逢吉排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城翼人鄭注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餌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病，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官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五月，以柳公綽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

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止竟誅舞文者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授綸二百匹以裴度為司空

山南西道節度使李逢吉惡度出之九月復以韓

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李逢吉結王守

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過紳厚不能

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

移性來解語不進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

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張臯上疏曰神慮澹

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

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

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

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

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

官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

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

辰

神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問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上餌金石之藥處士

張臯上疏曰神慮澹

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

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

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

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

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

官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

通鑑紀事本末

二十一

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額平  
早歎。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露卹期於均濟。人但賜  
綰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二月。貶李紳為  
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 端州司馬

初。穆宗既留李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  
虞。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耆使薦

已。紳聞而諷之。虞深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  
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子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  
紳短。教宗即位。逢吉命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  
為儲貳。逢吉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  
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  
乃貶之。逢吉帥百官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  
又新語。門者不內。良久。又新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  
又新不敢多讓。衆駭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  
使吐蕃。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  
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指述紳

為逢吉之黨所讒。上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  
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及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  
焚諸紳書。後有言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教宗既得裴度  
李紳之疏。則逢吉守澄誣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  
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  
覺治之可也。教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  
紳謀不利於已。則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  
喜怒皆私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  
也。

###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母王妃為皇太后

○帝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官  
官。人不可悉紀。賜宦官服色。

有今日賜綠。而三月。赦外無得進奉。以劉栖楚  
明日賜緋者。

為起居舍人。不拜。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  
病者幾至僵踣。諫議大夫李嗣白

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甚。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仗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留進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宣。令聞未彰。惡聲一還。布臣恐禍祚之不長。請碎首至階。以謝諫職之曠。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侯進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位。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使就仗。并李夏勅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辭疾不拜。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日之為八關十六子。蘇玄明與坊供人張韶善。謂之造兵討平之。上者蘇玄明與坊供人張韶善。謂之

畫夜。越獵多不在官。大事可圖也。部以為然。乃與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隱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梁守謙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嘗依右軍。至是右軍中尉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騎卒入官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詔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母馬。事止此邪。詔罷而門官者。法當死。詔並赦之。使一乃還官。盜所歷諸門監求出。監五月。以李程實。易直向平章事。上好治宮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其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破斯獻沈香亭子材。亦優容之。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裴度

庭。以請其家。庭。湊不與。元。真。亮。盡殺之。上。聞之。莫。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董。度。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穴。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一。人。則。理。遠。入。則。亂。伏。為。臣。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一。不。能。用。也。送。卿。不。能。當。此。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一。不。能。用。也。送。卿。不。能。當。此。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不。國。無。勞。則。置。之。無。益。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不。不。夜。奇。謀。臣。無。逢。詰。素。私。嫌。嘗。為。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止。密。聖。明。不。遠。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平。章。事。以。開。慶。厚。處。要。與。言。禮。於。度。上。乃。加。度。同。平。章。事。加。夏。綏。節。度。使。李。祐。進。

馬百五十匹却之

侍御史溫造彈祐違教進奉請論

蔡州。取吳元濟。來當心。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線。

銀器

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

子才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沈酒可也。是安得為忠乎。蓋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況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慮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十一月。葬光陵。○十二月。以。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鹽鐵。諫議大夫。

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中。邪。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鹽鐵。轉運使。

罷泗州戒壇

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死。

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回鶻宗德可汗死。

敬宗皇帝。元年春正月。赦。先是鄆令崔發。聞

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搗。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與中人。中人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備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情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毆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經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憐然曰。比。發官但言發。竟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救發。

十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纓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冊回鶻。南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冊回鶻。

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

六箴。上遊幸無常。明比羣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

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驚流。舉白。鐘魏。厥侈汰。陵霄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瑱。

是謂塞聰。防微箴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髮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親獻養，斯可戒懼。上優詔夏四月，羣臣上尊號，赦天下。救文不言卷量，移者幸處厚上。

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是應近年流弊。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白是

得移江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呈次餘絹百萬匹。州刺史秋七月，鹽鐵使王播進呈次餘絹百萬匹。

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造競渡船。詔王播造競渡船，入不充而羨餘相繼。

半年之費，張仲方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悟薨，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匪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故以張汝之故，自謂

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冬十月，袁王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

長史武昭伏誅。武昭罷石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達吉所沮。昭因酒酣

對茅彙言欲刺達吉，為人所告。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昭救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十一

月，帝幸驪山温湯。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絳諫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而為

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官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

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信哉。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朝廷得劉悟

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遠，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

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遠，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

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遠，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

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遠，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



未處分中外人意。借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與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地一將，令兼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朝廷之意，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縉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文必無違拒。臣嘗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以李絳爲太子少師，分司。僕射李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特逢吉之勢，與絳相過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禮數至重。僕射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爲有足廢出。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爲司空，尚平章事。言事者

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口被驅逐，人長安城中有橫巨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復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五月罷修東都。諫者甚衆，上

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解舍。率已荒蕪。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乃敕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管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練。開瑞臺之詔而有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吞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違吉所引而仲李絳。衆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官荒蕪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傳。故卒以荒涼遇弒。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敕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

無禮已甚。殆將薨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又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侯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其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控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舍容。則云不假丁匠。遂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將李載義殺之。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

李載義殺之。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道士趙歸真說上以

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九月。李程罷為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河東節度使。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節度

使○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宦官劉克明

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

悟立江王涵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

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

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

且懼夜獵還官與宦官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

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

於室內胡氏曰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

好戲遊妄賜予而已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逼

弒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

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克明矯稱

上旨命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又

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勸承和

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

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

起倉猝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

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

禮處厚曰詰朝當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

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

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文宗范氏曰裴度位為上

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

三易主而不關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

處之猶如此而尊帝母蕭氏為皇太后時郭太后

實歷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

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以

章處厚同平章事○出官人放鷹犬省冗食罷

之如

之如

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坊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教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五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文宗皇帝大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

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彊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實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致求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亦明。雖弱必彊矣。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以高瑀為忠。欲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速乎。以高瑀為忠。

武節度使

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輸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徵賦。償所負。至是裴五月。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構扇。同捷使拒命。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攝入朝。力乃悉加檢校官。秋七月。葬莊陵。李同捷不

獻銀器以千計。綾綉以千萬計。遂得宰相。秋七月。葬莊陵。李同捷不

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李同捷遣其子弟以

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略為昏獨以糧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為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申戊

二年春二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官闈將變杜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社稷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叢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燕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

腹心之寄閹寺特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徵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度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究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貢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

禁于南則三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識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賁策。皆嘆服。而畏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罵然。稱屈諫官御史。微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乃上疏曰。賁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賁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臣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賁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賁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兵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賁何也。賁策有三事焉。一則讖及文宗。二則舉隆宰相。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臣君抹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賁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吳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默直言之。增此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賁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

禁于南則三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踏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墮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識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賁策。皆嘆服。而畏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罵然。稱屈諫官御史。微論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乃上疏曰。賁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賁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臣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賁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不報。賁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兵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賁何也。賁策有三事焉。一則讖及文宗。二則舉隆宰相。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則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臣君抹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賁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吳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默直言之。增此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賁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

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王庭湊陰以兵糧

助李同捷。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

王智興拔棣州。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

之。裁弊。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

卒。魏博軍亂。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紹。使殺

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以路隋平

兵二萬人。還逼魏州。詔發義成軍討之。

章事。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

之。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

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李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破之。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

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之。耆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

年。僅能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薨。賜耆自盡。六月。魏

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推何進滔知留後

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聞。處景



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從  
 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  
 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  
 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為  
 遂以進滔為節度使。以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滄州承  
 為節度使。以殷侗為齊德滄景節度使。滄州承  
 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侗至鎮。與士卒同甘  
 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庭湊因鄰道微露。以李宗

### 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

事宗閔惡德裕

九月命宦官母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擊樂遊。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

尚如此中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胡氏曰。文宗  
 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  
 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  
 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  
 哉。故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南

### 詔寇成都入其郭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

卒衣糧。成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  
 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嗾顛。遂謀入寇。邊  
 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嗾顛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  
 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嗾顛遣使上表曰。蠻大掠子女百二  
 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蠻大掠子女百二  
 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嗾顛遣使上表曰。蠻大掠子女百二  
 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虐帥。誅之不遂。無以慰  
 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

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李絳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

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絳方宴走

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

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救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寬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

上始悟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不去未為無善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

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

罷而遣進亦宜痛賜而給以廩麥則忽無操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預備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先是以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懼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

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關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

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

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

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以温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

兵平之

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

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胡氏曰：李絳之禍，皆楊叔元為之也。溫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滅之，具以事聞，雖得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合叔元，則為矢刑，無亦憐畏。北司故邪，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可耳。夏。

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

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上意宦官

疆盛元和寶曆逆黨猶在，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裴初為宰相

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宗德裕，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

地形南入南詔，西連吐蕃，日召若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怕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陳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

庚辛

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

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疆而輔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

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

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安則等於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然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徒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

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官官雖多狡猾。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之為哉。王璠懷姦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歟。夏五月。命有司

葺太廟

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

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

姓得四千人。○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紫衝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月不嘗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也。險民難。標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

蓋謂此也。九月。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陝。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

不受

韋溫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回鶻昭禮可汗

為其下所殺

從子胡特勒立

冬十月立魯王永為皇太子

子○十一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西川監軍王踐

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薛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

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

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

俊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于斯之時闡寺膏君於內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僧孺謂之太平不

亦詔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稱避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勢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昭  
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以李德裕為兵部

尚書  
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

為憂京兆尹杜棕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嫌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

其次棕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棕乃請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

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

泣下德裕豈有是哉杜棕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初從諫以

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疆國悍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視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凡為善者。貴於真知。二月。以李德裕同平

**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

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夏四月。冊回鶻彰信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可汗。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

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揚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

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戒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

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以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

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設

有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有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

聽。李德裕曰。覃有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

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李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關帥李德裕請從劉從諫鎮之。因表出上

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

以為未可乃以命程上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

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

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所傷人倫天寶

州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

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

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范氏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

也後世天子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

以廢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莫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

際已無聞焉者其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

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

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

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

以爲未可乃以命程上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

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

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所傷人倫天寶

州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

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今諸王豈

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

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范氏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

也後世天子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

以廢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莫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

際已無聞焉者其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初以志誠為吏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

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

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

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

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

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

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

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自愛

雖有強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

兵被撤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願暴交梓豈暇異略

雖有強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

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

制郭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

夫請擄四夷於是府兵內劇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

制郭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

夫請擄四夷於是府兵內劇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

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

制郭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

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五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疆傑懷悖者。則虎則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人。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莩。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亮大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頭腹瓦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

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振。皇逃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勤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敷使。送來揮之。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理前非。是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僭疆之徒。吾以良將。兵為街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拳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營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痔有之事。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痔有之事。



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道。搢紳之士不敢言矣。苟有言者。遂以為廢暴異人。人不知其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祠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真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侍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矣。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變服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長王守澄。遂復李款之奏。

### 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熾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變服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且長王守澄。遂復李款之奏。

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駭歎。冬十二月。君幸臣上尊號不受。言閭閻彫弊。上數曰。關中小徐。百姓尚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名。而不敬養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主於夸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為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宦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帝有疾。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 上尊號不受

言閭閻彫弊。上數曰。關中小徐。百姓尚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名。而不敬養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主於夸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為可恥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宦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帝有疾。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實。若動皆率道。帝有疾。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 帝有疾

薦鄭注。上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識耗減。不能復故。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

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家中儲之

寬濫鄭注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

敏乃謝病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

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元忠麻志誠所造衣備物

南道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

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初李仲言

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駕守李達吉思復入相仲言自

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

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側儻尚為頗工

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徵以為練官實之翰

林李德裕曰仲言鼻所為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實之

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願回能不貳

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仲言之惡著

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

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

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

元忠麻志誠所造衣備物

初李仲言

王守澄

頗工

實之翰

豈宜實之

惟願回能不貳

惡著

不欲食言

罪人也

然則

可德裕

揮手

德裕

出中

裕為兵部尚書

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胡氏曰。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

義將育。庚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韓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己者矣。使知道循義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

湊卒。子元達自知留後

元達改父所為。以李德

裕為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

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察數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禍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

卯乙

九年春正月。以王元達為成德節度使。○浚

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胡氏曰。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

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人以厭之。而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邪。三月。

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邪正雜進。威福潛移。是以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故朝廷有黨。則人主當以自咎。而不當以罪羣臣也。文宗不能察羣臣之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以王璠為尚書左丞。鄭注深德璠。李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夏四月以李德

裕為賓客分司○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

大夫注奉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晒之路

隋罷為鎮海節度使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傳母杜仲陽坐宋中錫事

故歸金陵詔德裕存慶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隋曰德裕不至此果

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以隋代之不得面辭而去以賈鍊同平章

事鍊性褊躁輕率與李德裕有隙貶李德裕為袁州

刺史制以上初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在蜀微通懸錢百姓愁困貶之五月以

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初宋中錫獲罪宦官益熾上不能堪李訓鄭注揣知上意

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訓

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

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士

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羅士良以分守澄之權六月貶李宗閔

為明州刺史秋七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京城

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

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虞卿上怒叱出貶之虞卿亦貶處州司馬而

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

竊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貶李甘為封州司

馬。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待御史李昔揚言於朝

事竟寢。以鄭注為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璣為

江州刺史。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

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

部尚書。翰林侍讀學士。璣敗江州。時注訓所。改江淮

嶺南茶法。增其稅。從王涯。陳弘志伏誅。時弘志

監軍。李訓為上。蘇材元和之亂。召之至青泥驛。封殺

善哉。而暗殺之。非所以討亂賊也。李固言罷為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初注求

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協勢。以誅

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請

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

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以王守澄為神策觀

軍容使。訓注為上。謀以虛名。以舒元與李訓同

平章事。元與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自

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

指惟恐不逮。冬十月。以王涯兼權茶使。鄭注每自負經

乃請權茶人甚苦之。殺王守澄。使流第賜號。守澄之訓

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加裴

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

大。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

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胡氏曰。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

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十一月。李訓舒元與

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

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鍊等。始鄭注

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第。仍請

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餘鎮邠

府事。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中丞李孝本謀。

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擲夜

可。觀以承天殿。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訓還奏非真。奉

行餘。瑞受教。瑞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

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

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與者人賞錢

百緡宦者即舉軟與迎上。決殿後果。惡疾。此出。羅立  
 言帥京兆。遷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當登  
 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  
 衣。走馬而出。王涯賈鍊舒元與還中書。士良等知上  
 豫其謀。怒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  
 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李千六百餘人。  
 請司吏卒及民酷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與  
 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皆繫兩軍。涯年七十餘。不勝苦。自  
 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  
 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  
 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  
 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  
 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次機務。使楚覃制宣告中  
 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沈。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  
 而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擒獲賈鍊李孝本。李訓為人  
 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鍊元

與。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觀。賜斬于獨樹  
 之下。親屬皆死。喪葬無遺。百姓怨涯。推茶。或詬罵。或投  
 瓦石擊之。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  
 也。司馬公曰。論者皆謂涯鍊初不與謀。橫遭此禍。憤歎  
 其冤。臣獨以為不然。涯鍊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  
 姦究險。力取將相。已乃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  
 不以為憂。自謂得保身之良策矣。若使人人如此。而無  
 禍。則姦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劉。蓋天  
 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胡氏曰。涯鍊與訓注比肩。又  
 奉承之。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連寬可也。仇士  
 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楚豈不望其  
 一言。為二人計者。明日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幸  
 矣。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賤而去。亦無戮矣。乃  
 依阿取容。使肆慘毒。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  
 不知剛乎。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  
 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

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此司。宰相行  
 文書而已。宦官自是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  
 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  
 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  
 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李石上言。宰  
 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  
 姦罔。驛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願止捕故事。以金吾率  
 導從。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范氏曰。文宗債宦官之  
 戾。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  
 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  
 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甲兵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  
 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  
 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  
 害及國。十一月詔罷權茶。從令狐楚召六道巡

### 邊使還京師

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

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  
 追念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  
 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  
 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  
 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  
 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  
 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傳呼閉皇  
 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不曉。  
 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哺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  
 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  
 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  
 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許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



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耶命  
 左右擒出士良招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救  
 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  
 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  
 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  
 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開成元年春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度使劉

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安肯謀  
 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  
 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  
 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  
 恐并陷擊戮事亦無成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如姦  
 臣等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  
 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  
 寬宥不可聽則賞與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

荷祿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  
 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詔京

**兆收葬王涯等** 今狐楚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  
 遺骸棄捐請收瘞之上慘然久之

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仇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  
 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渭水

**平章事** 固言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可上  
 曰公事莫相遠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

欺陸下者矣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  
 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覃

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所作之以刺美時政王  
 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

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陸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  
 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石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上

上謂宰相曰為人勿問親疎朕聞實易直為相者嘗  
 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閔

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上嘗數日付之兵不疑

可以秋七月以魏暮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

魏暮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

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

之上即出之擢暮為補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

耳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疑似之間皆能盡

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之暮

微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

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

必觀史上一曰朕躬嘗觀之對曰此卿日史官之罪也若

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

上又嘗命暮獻其祖文貞公笏鄭章曰在人不在笏上

之亦甘棠

復宋申錫官爵

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

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

之此也

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

州司戶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賊

保申錫僅全腰領耳此皆朕之不明卿使過漢昭帝必

無此冤矣鄭章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慙恨乃復其官爵

冬十月貶韓益為梧

州司戶

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頗曉錢

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

嶺南節度使

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

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

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十二月以盧鈞為

二年春三月彗星出

彗星出於張長八丈餘詔徹

得之今此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

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日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

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羞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

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未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

卿有諍臣風采須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六月

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泳長安市人寓籍

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亂作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晨詣

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鷄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

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冬十月國子監石

### 經成○李固言罷

## 資治通鑑綱目第四十九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Small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